

“八一”特别策划④·守望

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。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奥秘，蕴藏在那浩荡恢宏的沧桑力量中。说起长江的故事，历史的篇幅太过宏大。如果从长江的故事中寻找一个支点，那么武汉长江大桥，无疑是耀眼的坐标。

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，作为我国在万里长江上建起的第一座铁路、公路两用大桥，武汉长江大桥是一座里程碑。大桥东去，千帆过尽，长虹飞架锁苍茫。从汉阳龟山跨越至武昌蛇山，武汉长江大桥像一条巨龙横卧在长江之上，连接着1300多万武汉人工作和生活的

点点滴滴，更承载着万千中华儿女关于母亲河的独特记忆。大桥建成通车65年来，一茬茬守桥官兵驻守在江畔桥头。如今，武汉已经拥有11座长江大桥。但寒来暑往，这群哨兵始终坚守岗位，24小时守护着第一座大桥，确保“万里长江第一桥”的安全。

跨越65年的接力守望——

几代哨兵与一座大桥的情缘

■田健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特稿

崇高与平凡

有一种使命在这里延续

与往年相比，2022年的夏天来得早了一些。因酷热难耐，84岁的韩文忠老人辗转反侧。

一声列车鸣笛划破夜的宁静。家住武汉长江大桥附近的韩文忠知道，这是一趟由武昌火车站开往北京的直达列车，全车共有16节车厢。

现在，时间应该是凌晨3点16分。在老兵韩文忠心中，有一张熟悉的列车时刻表。生活中，韩文忠不需要钟表。因为，每趟列车发出的不同节奏，都能让他判断出车次和时间，误差通常不会超过一分钟。

等室内一切都停止了细微颤动，周遭归于安静，老兵知道，天亮之前，不会再有列车经过。于是，他放心地缓缓睡去。

在韩文忠的脑海中，铭刻着这样一幅画面——

1957年9月6日晚6时许，毛泽东主席迈着矫健的步伐，从汉阳桥头武昌方向缓步走上新建的武汉长江大桥。走到大桥中间位置时，他手扶栏杆，在满天晚霞的映照下，眺望着奔腾的江水和美丽的武汉三镇。

当时，19岁的韩文忠正屹立在汉阳桥头堡站哨。从那一刻起，他知道自己守卫的不仅仅是一座大桥，而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骄傲与自信。他暗暗发誓：“就算自己粉身碎骨，也绝不能让大桥受到一点点伤害。”

20世纪60年代，敌特分子潜入武汉，伺机破坏大桥。得知消息后，韩文忠和战友们迅速行动，一方面将大桥封控得严严实实，另一方面全城搜寻敌特分子。连续三天三夜的奋战，让敌特分子破坏大桥的妄想彻底破灭。

一次，一辆公交车行驶到汉阳桥头时突然起火。守桥官兵闻讯而动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冒着可能发生爆炸的危险，一边实施救援，一边安抚群众，避免了更大次生灾害的发生……

“大桥总长1670.4米，铁路桥宽19米，公路桥宽25米，共使用铆钉100万颗，使用大型管柱224根，浇灌钢筋混凝土12.63万立方米……”随着年老记忆力的衰退，经常忘记吃饭时间的韩文忠对这些数字却是张口即来。

“全都刻在这里！”韩文忠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

从守桥战士、中队长、守桥部队团长，再到大桥保卫委员会副主任，韩文忠在长江大桥边一干就是一辈子。

退休后，单位为韩文忠分配了宽敞明亮的住房。谁知，他嫌分的房子离大桥太远，仅住了一个月，就坚决要求搬回大桥附近的老房子去。

每天清晨，老兵都会站在离桥头堡不远的地方，用他独有的视角来观察大桥，注视着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。

每年新兵入伍，韩文忠都会走进武警湖北省总队武汉支队守桥中队营区。站在哨位上，这位老兵讲过去的老传统，叮嘱官兵们守好大桥。

站在落日余晖下的大桥上，韩文忠对儿女交代：“我死后，就将骨灰从这里撒下去，我要每天都在这里看着它……”

寒来暑往，日月更替。伴随着重重叠叠的脚印，大桥上的哨兵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守桥的方式和要求不断变化，但官兵们对大桥的忠诚守护丝毫没有变，使命延续，薪火相传。

“全都刻在这里。”若干年后，哨兵李勇浩同样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向前来视察的外宾介绍大桥的基本情况。

65年过去，一代代守桥官兵践行“誓死守卫大桥安全”的誓言。这些年，先后有1万多名官兵在这里站岗执勤，成功处置危害大桥安全事故200多起，抓获不法分子300多人。

近年来，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，武汉经济发展越来越好，许多外国友



①



②



③

图①：武警湖北省总队武汉支队守桥中队官兵在武汉长江大桥周边执勤。

王石杰摄

图②：1957年10月，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。

资料图

图③：8月3日，武警湖北省总队武汉支队守桥中队官兵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巡逻。

王石杰摄

人来到武汉，走上长江大桥。

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，对守桥官兵的综合素质提出更高要求。

刘斌回忆，他的童年记忆里，第一次接触大桥是在一张二角钱的纸币上，那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在20世纪60年代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。

在那个工艺品还比较匮乏的年代，父亲将这张纸币和一套大桥的邮票贴在一起，珍藏在一个老式皮箱里。

幼时，刘斌一直觉得父亲这只皮箱很神秘。终于，他瞄准一个机会将父亲的皮箱打开，把里面那两角钱拿出来，换了一根冰棍吃。为这事，他挨了父亲一顿揍。

这是刘斌与大桥的第一次邂逅。长大一些后，刘斌得知伯父刘必农和父亲刘必党都曾在武汉守过桥，而且守的是同一座桥。那时，这名少年的心里，对大桥有了莫名的向往。

在父亲的记忆中，那时的大桥还没有修建岗亭，守桥战士一年四季都露天执勤。

夏天，骄阳似火，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烤箱里；冬天，北风凛冽，湿冷的天气能把人冻成一根冰棍。

“要说不苦，那是假的，但想想自己守卫的是万里长江第一桥，是连接国家南北的经济大动脉，再苦再累也觉得值。再说了，那时候全国人民日子都过得苦！”谈到大桥，年过六旬的父亲骨子里透着自豪。

1999年，高中毕业的刘斌入伍来到部队，站上了伯父和父亲曾经站过的哨位。

那时，执勤环境有了很大改善。大桥两头建起了岗亭，里面装了空调，守桥中队还配了车。

这一切，并非巧合，而是源于刘斌的

不过，作为跨世纪的青年官兵，他们追求和思考的，显然与父辈们不一样。

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，长江上的桥越来越多，各种国之重器、世纪工程轮番上马。曾经的万里长江第一桥似乎从聚光灯里暗淡下来，像一个功成名就的隐者。

经历了短暂的新鲜劲后，站在哨位上的刘斌感觉最多的是寂寞。在无数个孤独的日子里，每天哨位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，让刘斌对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怀疑。似乎属于父辈的荣光与自豪，到他这里已然所剩无几。

直到那天，刘斌执勤时，看到一个货箱从一列驶过的货运火车上掉下来。情况万分危急，险情必须立即排除。他箭步冲到轨道上，拼尽全力一点一点将货箱移开。

刘斌的手和腿上多处被货箱划破流血，但他全然感觉不到疼痛。几秒钟后，一列火车疾驰而过。好险！刘斌瘫坐在铁道旁。

“我挽救了一列火车，挽救了成百上千条人命。”他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远在家乡的父亲和伯父。

至此，刘斌开始对自己的工作重新定义。他发现，守桥并非一件简单的任务，也有很多技巧——

从中队到哨位需要爬上228级台阶，从1号哨到2号哨有435步，最容易发生撞击事故的是第6号桥墩，从火车经过的异响可判断铁轨是否出现故障，1号哨附近经常有人翻越栅栏……

只有走近它、了解它，才能更好地保护它。

一家、两代、三人，差不多的年纪，同

样的哨位，16年的接续守护。身后的江城武汉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一代代守桥人的青春在这里绽放，他们用自己的执着与坚守，换来了大桥的长久安全。

晴川阁前，汉阳树下，鹦鹉洲头，千年黄鹤楼。极目楚天，从万里长江第一桥，到如今的白沙洲长江大桥、鹦鹉洲长江大桥、二七长江大桥，仅武汉三镇就屹立起11座长江大桥。

胜景与大桥同框，以两岸三镇的万家灯火为底色。武汉，这座古老的城市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耀眼光芒。

65载，小小哨位与大桥的命运紧密相连。从1座桥到11座桥，一座城市的变化与祖国的发展强大相伴而行。大桥见证的是一个时代，是国家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变迁史。

官兵们知道，自己守护的不仅仅是大桥的安危，更是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、一个时代的日新月异。

大桥边，夕阳的余晖，映照出浪漫的色彩，令人沉醉。伴随着“咔嚓”的快门声，一对身穿婚纱的新人将最美好的瞬间在这里定格。

相遇与告别

有一种情怀在这里传承

2年前，新兵张浩下连，来到守桥中队。他一直憧憬着，能早日站上桥头的哨位。

桥头哨，是中队在武汉长江大桥上最“繁忙”的哨位——这里离桥面人

行横道不足1.5米，每天从这里经过的行人数以千计，来往车辆数万辆。过往行人遇到困难，经常会第一时间向哨兵求助。

如今，已是上等兵的张浩清晰记得，自己第一次站上桥头哨时的紧张兴奋。

“嘟，嘟……集合！”随着领班员凡帅的一声哨音，哨兵迅速在预定位置列队。

清点人员、整理着装、检查装具、抽点理论、提出要求、哨前宣誓……

“我是一名光荣的大桥卫士，我宣誓：爱军营、爱大桥、爱哨位、爱人民……”每次执勤前，铿锵有力的宣誓声，展示着守桥哨兵的自豪与坚定。

在一个个固定岗哨上，在一次次巡逻执勤中，年轻的守桥官兵与这座大桥相遇，与一个个不同的故事相遇，也与一种不变的情怀相遇。

列兵江锦鹏说：“誓词像座右铭一样，我们牢记在心。每一次宣誓，心中都会充满力量。”

爱大桥，爱人民。对守桥官兵而言，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。来到这里，你会真切地发现什么是军民鱼水情。

夏天，他们会搭建遮阳棚，备好茶水，为过往的群众提供歇息之所。

冬天，他们会自发走上大桥，清扫桥上的积雪，便于周边群众来往。

闲时，他们会大桥进行卫生维护，擦拭护栏，冲洗台阶步道，让大桥保持年轻的容颜……

让哨兵曾令龙最为自豪的一件事，发生在那年2月。一名来自云南的10岁女孩不慎从父母走失。小女孩在熙熙攘攘的人潮中，寻觅了5个多小时还没有找到家人。看到在桥头执勤的哨兵曾令龙时，她主动靠了上来：“叔叔，请你带我去找妈妈！”

“这是人民对子弟兵特有的信任，是对军人最高的褒奖和肯定！”曾令龙自豪地说。

随着夏季到来，长江大桥旁经常有溺亡事件发生。翻开中队的记事册，65年来，他们先后救起数百名落水群众。江水无情，为了救人，有4名官兵将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里。

那年清明节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在家人搀扶下走上大桥。老人那里一直站到太阳落山，仍然不愿离去。

直到看到下哨的士兵从身边走过，老人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。她走上前，紧紧握住哨兵的手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孩子，请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地方，我的儿子就牺牲在这里……”

那年，湖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佟文西与姚运才两位老艺术家慕名而来。他们深入中队采风，为守桥官兵创作歌曲，表达驻地人民群众对官兵的褒奖和赞誉——

“爱比江水深，情比江水长，我们守卫在长江大桥上。多少风雨，多少暑寒，赤诚刻在我们的哨位上……”

“呜……”2022年6月1日零时整，伴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声响起，一列火车飞驰而过。

从桥头哨位走下来那一刻，哨兵张浩不经意间创造了一个历史——他完成了中队官兵在大桥上最后一次固定勤务任务。

根据上级命令，从今年6月1日起，包括桥头哨在内的几个固定岗亭将不再设哨，而是优化调整为巡逻执勤。

站完最后一班岗，张浩将哨台擦了又擦，然后把岗亭的门窗轻轻锁起来……

“敬礼——”随着中队长丁帅一声口令响起，官兵们对着桥头哨位举起右手，久久不愿放下。

从那以后，这个曾经“繁忙”的哨位终于安静下来。每当巡逻执勤路过时，张浩总会把不舍的目光投向桥头哨。

长河落日，征途如虹。65年风雨守护，一代代官兵信守对党和人民的承诺。大桥，早已化为守桥官兵的精神图腾。

相遇与告别之间，哨兵与大桥的守望故事还在继续。虽然现实中大桥上的固定岗哨，不再需要哨兵值守了，但守桥官兵心中那座桥——“化身桥护安澜”的情怀，会永远传承和延续下去。